

挥别千年贫困 云岭大地尽开颜

新华社昆明12月8日电(记者杨静、赵家淞)88个贫困县、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、9个直过民族、880余万贫困人口……今年11月,随着云南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摘帽,这个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份战胜了绝对贫困,被贫穷围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“清零”时刻,云岭大地挥别千年贫困,各族群众尽开颜,奋力开启新征程。

穷困的时光被按下停止键

薄雾之下,炊烟袅袅。78岁的独龙族老人孔当娜将和好的荞麦面倒进烙饼机,合上盖子后,静静地注视着窗外缓缓流动的江水。

“能每顿都吃上荞麦面是我曾经的心愿。”孔当娜出生时,她所在的族群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,很长时间都吃不饱、穿不暖,为获得更多的食物,只能到山上找野菜、下江捕鱼。家里薄薄的独龙族毯就是被子,睡觉就必须围着火塘。

因为整乡帮扶项目,孔当娜搬离四处漏风的水楞房,告别照明靠煤油、通讯靠吼的日子。

“现在每天都能吃上肉,但最喜欢吃米饭。”孔当娜说,家里各类电器一应俱全,有了草果等产业,生活有了很大改善。“独龙江是我们的母亲河,现在是她最好看的时候。”孔当娜感慨道。江水依旧,但生活已换了人间。

尽管贫困群众致贫原因不同,有着不同的贫困体会,但他们都“不想再回到过去的生活”。

老家在会泽县马路乡弯弯寨村的王文选,过去住在山坡上的土墙房里,守着只能种土豆、玉米的一亩三分地过活。这样的生活被定格在去年7月,一家从100多公里外的村子搬到了县城边的安置点。政府帮他找了送水的工作,妻子成为社区保洁员,两人每月能收入4000元左右。

“精准扶贫改善了贫困地区发展条件,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。”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梁旭东介绍,“十三五”期间,云南省建设了近25万套

从茨营镇哈马寨向外远眺,连片的树林沿着连绵起伏的群山,伸向远处的天际。密林之下,堆积着一尺余厚的落叶。

伴着轰鸣的铲车声,刘江伟指挥着工人将散发着酸味的成堆腐叶,变成一袋袋腐叶肥。

位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的哈马寨,因缺乏核心产业,人均年收入仅2000余元。

2017年,麒麟区文武部结对帮扶哈马寨。如何在这里因地制宜发展“低投高出”的产业,也曾让麒麟区文武部政委杨刚手足无措。

一个偶然的机,杨刚发现,哈马寨外的林地里落了厚厚一层树叶。这让他想到了有机农肥的生产,杨刚迅速联系当地花卉种植大户刘江伟。实地考察后,刘江伟在哈马寨投资建起了一座腐叶肥小型加工厂。

“腐叶肥生产从发酵、破碎到筛选,全程洁净环保,对环境无污染。同时,大量消耗累积多年的腐叶,减轻了护林防火压力。最为关键的是,生产原料就在密林之下,动手即得。”茨营镇委书记符仕康说,腐叶肥加工是一项“零成本”的好产业。

“腐叶肥加工产业,大幅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。2019年底,我们寨子人均年收入已达1.12万元。”哈马寨村党总支书记李周江说。

哈马寨村民,常两个人一组,执把入林,一天时间,即可收拢两车腐叶,人均获利240元。“即使农忙时节,勤快的村民也会抽空送一车腐叶。”刘江伟指着寨子外的茫茫林海说,这里为腐叶肥加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。

目前,这些肥料在贵川等地相当走俏。“曲靖有名的红提——阳光玫瑰,用了腐叶肥后,果肉酥香,粒大饱满,现在主要出口到欧美等国家。”杨刚说。

前不久,刘江伟与曲靖一家大型蓝莓生产基地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。除了向大型企业批量推销产品外,刘江伟还尝试线上销售,将肥料销售至广西、山东等地的花卉市场。

“立足实际、因地制宜,是科学推进扶贫工程的根本。”曲靖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王荣说。

(记者贾启龙)

据新华社昆明12月7日电

■新闻链接

云南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

据新华社昆明12月8日电(记者杨静、赵家淞)记者8日从国新办在云南昆明举行的云南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,云南全省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,困扰云南千百年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。

云南省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,2012年全省贫困人口超过880万人。

为打赢脱贫攻坚战,云南省坚持精准识别、精准施策、精准退出,从根本上解决了政策措施“一刀切”、工作落实“大呼隆”、资源配置“漫灌式”等问题,促进干部转变作风,密切了党群政群干群关系。

住房,近150万人搬进了安全稳固的住房,搬迁群众从广种薄收变为多元增收。

各界合力冲锋,集中力量打好攻坚战

夜深了,昭通市大关县城的一间临时宿舍里气氛热烈。挂职的县扶贫办副主任陈锦上正与扶贫干部讨论职数协作。

2017年,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陈锦上主动请缨,到对口帮扶的大关县参与扶贫。那一年,他49岁。

“贫困容易形成恶性循环,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很重要。”陈锦上到大关县后,联系了爱心机构给学生捐赠物资,折价超过500万元;动员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中山市进行职教学习;联

系爱心人士资助学生生活费。

“东西部扶贫协作充实了我们的攻坚力量。”云南省扶贫办帮扶协作处处长牛涛说,2016年以来全省累计接受上海市、广东省援助资金141亿元,4000余名干部、专业技术人才赴滇帮扶。

今年2月,云南各地还在防控疫情,但脱贫攻坚战从未中断: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施榆兵带着督战小分队,拿着扶贫表册,驾着车开着导航来到兰坪县,帮助贫困村解决脱贫短板;会泽县大海乡党委书记陈平带着扶贫干部,不顾风雪,挨家挨户进行贫困劳动力摸底,为后期精准进行劳务输出、稳定群众收入打下基础。

云南用“干部脱皮”换来“群众脱贫”。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介绍,2015年以来,云南

省把最优秀的干部选配到脱贫攻坚一线,26余万名驻村第一书记、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向贫困地区集结,与贫困群众并肩战斗。

更好的日子已经开启

在迪庆州维西县的腊普河谷,地里的冰葡萄马上就要到采摘期,脱贫户舒秀英正在基地忙着管理葡萄。

今年44岁的舒秀英家在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,过去长时间处于贫困状态。自村里发展了冰葡萄酒产业后,日子开始有了变化。“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了。”谈及变化,舒秀英满脸笑容,6亩地流转给葡萄酒企业,自己还在企业务工,去年全家收入超过10万元。葡萄产业已成腊普河谷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,随着深加工和“党支部+”模式的推进,群众增收更有保障。

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胡波介绍,2019年全省扶贫产业覆盖近169万户贫困户,基本实现产业到户全覆盖;遴选聘用了近3万名产业发展指导员,组建农业科技专家组,开展生产技术服务。

在扶贫产业蓬勃发展、确保群众长效增收的同时,云南还积极实施教育扶贫,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。

2018年对兰坪县贫困生毛元怀而言,有着重要意义:他来到了珠海欧亚技工学校。“第一次走出大山、看到大海、规划自己的人生……”他经历了人生中的很多第一次。近年来,云南省不断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,通过实施职业教育扶贫工程,贫困户“两后生”有30万余人接受职业教育。目前,迪庆州、怒江州开展了“十四年免费教育”,确保学生不因学致贫、因学返贫。

如今,毛元怀在珠海的一家企业实习。“我学的是机电一体化,我要成为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工程师,争取留在珠海,拼搏未来!”他说。



甜石榴产销“三变”,让山野穷乡跃居“首富”

大图: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皮亚勒玛乡库木博依村,农户整理石榴(11月21日摄)。

小图:在库木博依村,一名小朋友展示“皮亚曼甜石榴”(11月21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关俏倩摄

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8日电(记者朱翊、关俏倩)“甜到胸”是“皮亚曼甜石榴”的“卖点”。正是它,让昔日昆仑山脚下贫瘠之地,一跃成为新疆和田地区“首富”。

夹于大漠与高山之间,古丝路重镇新疆皮山县果农引以自豪的“皮亚曼甜石榴”这些年有了多与少、早与晚、进与出的变化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摇钱树”。

石榴树挂果越多越好吗?农户们曾深以为然,可如今,皮亚勒玛乡库木博依村党支部书记买买提明·马合苏提说,石榴花开季,农户舍得剪掉部分石榴花,主动减少挂果。

“挂果多了,营养得不到充分保证,石榴反而长得不好,个头小、品相差,自然卖不出好价钱。”买买提明说,“剪去一些,养分有了保证,结出的石榴个个大又甜。同样一棵树,产值反而增加了。”

在多少少的变化里,皮亚勒玛乡的农户们学会了优先保障品质。

虽然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但库

木博依村的人均年收入迈过17000元大关,比去年又多了七八百元。农户图尔荪·喀吾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早晚之变”。

11月底,“皮亚曼甜石榴”的销售旺季已经结束,但在图尔荪家的院子里,还存放着数百公斤果子。

当记者带着“滞销”的怀疑询问时,图尔荪却自信地介绍起自己精明的计划:“这些可都是特级果、一级果,等到元旦或春节的时候再卖,那价钱可是高高的。”

以往十月中下旬采收旺季,大家都早早地拿出来卖,想着赶紧把石榴卖了钱“落袋为安”。

一拥而上,反而被采购商压价。

2018年图尔荪和村里几家农户成立了“惠农石榴合作社”,一方面加强了石榴种植技术的学习与培训,另一方面也学了不少市场经济的小窍门。“上海的朋友告诉我,好饭不怕晚。咱们的好东西也要找个好的窗口期卖嘛。”出货旺季时,石榴一级果收购价每公斤20元左右;到了元旦、春节,同样的石榴能卖到30多元。

一个“空壳村”的脱贫路

新华社南宁12月7日电(记者陈一帆)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望齐村有“三道坎”,这是4年前刚赴任这个村驻村第一书记的石桂明的“心头病”:600多户人家分散在各山坡间,住房、道路等基础设施落后;村里产业发展滞后,缺乏主导产业,村集体经济“一穷二白”;部分村民内生动力不足,缺乏发展信心。

石桂明瞄准问题,与村两委干部深入调研,商量破解之策。“村里多条屯级路还是泥路。”石桂明说,村民的房子大多依坡而建,不少人还住在破烂低矮的土木结构房子里,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。

在动员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时,石桂明却犯了难。原来,由于思想闭塞、缺乏自筹资金等原因,被列入危房改造名册的11户贫困户中,

有一半以上不愿意改造房屋。

石桂明一户户走访做动员工作,给村民算“经济账”。对于没有建房能力的贫困户,他不停奔走为他们申请补贴、联系就业,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。

2016年,村民黄大茂一家5口人不仅通过危房改造政策住上新房,他和妻子还获得公益性岗位,同时发展起养鸡、油茶等产业,当年实现脱贫。“我计划明年把房子加建一层,生活也要‘更上一层楼’。”谈及未来,黄大茂充满信心。

为加强村内基础设施建设,石桂明先后累计向政府申请4000余万元专项扶贫资金,重点用于全村9个坡的道路翻修、道路硬化、新建蓄水池等,目前这些工程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。

“2016年以前,望齐村是一个‘空壳村’,村

集体没有一分钱。”石桂明清楚,集体经济发展滞后是当地一大短板,必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,激活“造血”能力。

在石桂明的努力下,2018年望齐村通过与企业、合作社合作,建起肉牛养殖示范园,采取放养与圈养相结合模式,发展肉牛养殖特色产业,陆续引进113头肉牛,覆盖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从村部所在地出发,绕过几个山头,记者来到位于山腰处的肉牛养殖示范园,听见牛叫声此起彼伏,牛舍里存栏的46头肉牛长得健硕。石桂明高兴地说:“有25头肉牛即将出栏。”

“贫困户通过社会捐赠或自愿购买1头以上幼牛入股合作社。”石桂明说,合作社优先聘

用贫困户到示范园打工,帮助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户实现就近就业增收。随着肉牛陆续出栏,望齐村集体获得19万元分红。

望齐村有林地4.9万亩,超过一半村民种楠速生桉,种植面积约占全村林地面积的70%。但由于风灾等原因,这项产业收入并不理想。石桂明带领村民探索油茶种植,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。2019年村里引入油茶种植大户,成立种植合作社,建立油茶种植示范园,村集体经济再获一笔收入。

跨过“三道坎”的望齐村已实现脱贫摘帽,如今全村水、电、路等基础设施完善,产业发展蒸蒸日上,村民腰包鼓起来,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据统计,截至今年11月底,望齐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67.2万元。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“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”

新华社银川12月8日电(记者赫薪)40岁的同德村村民丁成军家门口,玉米秸秆打成的草垛垒了四五十米高,这是他家牛圈里10头牛的过冬草料。仅靠养牛,他家每年便有两三万元收入,天暖时,丁成军还会不定期地外出打工。由于增收门路多,这家人的生活越过越好。

要在几年前,这光景丁成军连想都不敢想。

地处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河西镇的同德村,是一个特殊的村庄。几年前,这个村庄在一片荒滩上建起,村民和丁成军一样大多是从同心县东部山区移民搬迁而来。

“我老家在同心县王团镇的山沟里,那时一家人住的是土坯房,喝的是水窖里存的雨水。”丁成军回忆说,由于偏远,老家没有像样的产业,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工,刨去家里各种开销,也存不下几个钱。

2012年,在当地政府帮助下,同心县张家塬、预旺和王团3个乡镇11个村的6000余名村民从山大沟深的老家搬出,来到刚建成的同德村发展,丁成军一家就在其中。尽管这里的房屋气派,交通便利,吃水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条件的条件也比老家好太多,可对于未来的生活,刚搬来的村民们心里依然充满了未知。

“在老家时,村民大多收入微薄,建村之初,同德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。”同德村驻村第一书记吴立权说,要让大伙吃得出、稳得住、逐步能致富,关键还要靠产业。

为拓宽增收渠道,同德村为村民提供挖掘机操作等培训,大力发展劳务产业,还为有意愿发展养殖业的村民争取扶贫小额贷款。如今,同德村每年输出劳动力达1300人次左右,人均务工收入近1.5万元,全村牛羊存栏量也分别达近700头和1万多只。

“搬来没多久,我就贷款3万元买了4头基础母牛,后来靠自繁自育,养殖规模越来越大,2017年我们家顺利脱贫。”丁成军说。

为打好产业扶贫“组合拳”,同德村还大力发展枸杞产业,如今全村枸杞种植面积达到7500多亩,村里的枸杞加工车间每年处理加工枸杞鲜果1.5万吨以上。产业发展给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近务工的机会。

“我们的枸杞基地和加工车间每年累计用工量近22万人次,帮助务工人员年均增收5000元左右。枸杞采摘高峰期,本村的劳动力都不够用,还需要组织周边乡镇的人来务工。”宁夏润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主任王凤峰说。

不仅如此,同德村还在村里建起扶贫车间,让平时无法外出务工的妇女挣钱、顾家两不误。今年31岁的罗兰是村里第一批进入扶贫车间工作的村民,如今已是车间生产小组的组长。“在老家,我每天就是做家务,带孩子,开支全靠丈夫在外打工。现在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,算是有了自己的事业。”罗兰说,有了工作后,她不再跟丈夫要钱花,每个月还给婆婆、娘家各寄200元。今年她家还用存款新建了3间新房。

据同德村党支部书记冶学云介绍,近几年同德村村民收入连年增长,截至2019年底,全村人均纯收入已近9000元,绝大部分村民盖了新房,近八成家庭买了车。“现在,大家的精气神和在老家时完全不一样了,都想着好好干,更快地增收致富。明年我打算多养几头牛,收入能再提高些。”丁成军说。

葡萄酒里的脱贫余味

趁着难得的冬闲,张鹏飞正抓紧时间练车,争取春节后把客车驾照考下来。“现在的驾照只能开面包车,一次最多坐十来人,等客车驾照拿到手准备凑钱买个二手大巴车,那样带大家出去干活就更方便了。”他说。

47岁的张鹏飞家住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。闽宁镇是一个纯移民区,现有6万多常住群众全部是从山大沟深的西海固搬迁而来。张鹏飞的老家在西吉县平峰镇,上世纪九十年代,他所在的村子整村搬到闽宁镇,是当地最早的一批移民。

“西吉县刚摘帽,是宁夏最后的一个脱贫县,说明那个地方真的太穷了。我老家那又是全县最偏远的地方,吃水难,走路难,条件差不说,主要是没出路,我以前只能常年在外跑车,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。”张鹏飞说。

新家距银川市区不远,吃水、行路、上学都不再是难题,最主要的是家门口就有就业机会。凭借灵活的头脑和先前的在外“闯”下来的经验,搬迁后没几年张鹏飞就开始组织村民务工,成为一名劳务经纪人。

闽宁镇及其周边种植了近10万亩酿酒葡萄,因此张鹏飞的主要“业务”就是在葡萄园,跟着他干活的也大多是家庭妇女。“像葡萄园的剪枝、除草、埋土这些活都不算重,女人们就能干得下来,每天能挣100块钱左右,挣钱顾家两不误。”他说。随着周边葡萄园的不断扩建,张鹏飞的微信群人数越来越多,他于2015年成立了自己的劳务公司。

“这些年我们的生活真是大变革,一开始是住土坯房,后来是砖瓦房,现在都是楼房了,不少村民还买了小汽车。”他说,“我拉工人”的车子也从电动三轮车,换成面包车,明年就要升级成大巴车了。”

干的年头长了,张鹏飞和村民们不仅成了葡萄园技术工人,也研究起了葡萄酒,说起葡萄品种来头头是道,家里也会存上自酿或从酒庄买的葡萄酒,闲暇时经常喝上几口。“不怕你笑话,以前在老家的时候,有人给我送过两瓶葡萄酒,但那时候不知道咋开瓶,后来是拿个锤子直接从瓶口那个地方砸烂了才倒出来的,现在家里子直接有好几个。”张鹏飞说。

不过,张鹏飞也有“幸福”的烦恼。“我们西海固人都爱喝罐罐茶,但现在楼上不能生炉子,没办法我就把电磁炉搬到阳台上,把小铁罐放在上面煮,有时候一口罐罐茶,一口红酒,你说日子美不美!”他说。

(记者赵倩、马思嘉)新华社银川12月7日电